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南史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五十三

史部

南史卷二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三

王誕

兄子偃
瑩從弟亮

偃子藻

藻弟子瑩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彧

子絢
彧兄子蘊

絢弟績

績孫克

份孫銓

勸

質

僉

通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雒鄉侯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

為陳請乃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為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

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為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官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早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

嘏子偃

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
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
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偃謙
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
司諡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
媛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

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
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
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
使人為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
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輜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
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
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
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

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
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
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
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違禍王偃無
仲都之質而保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
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
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宗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
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

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闕門之期
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踈闊
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
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
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
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者舊唯贊妬忌尼媪自唱多知
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
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

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媢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

者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
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
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佞頗經學涉戲笑
之事遂為寃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
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
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
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
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

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
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
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
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惠之切
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
憐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
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為戲笑元
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

昌紫光祿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麇朮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

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

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

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

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

瑩頗綜朝政啟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

侯以為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

東度為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為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

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

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
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惠景於湖
頭衆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
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
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
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
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
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

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丹陽尹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
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為之語曰
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
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
諡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
主襲爵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
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

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
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宥得免後為南康嗣王湘州
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襖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巖見之
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
驚赧即起後密啟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
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
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

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
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嶺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
遂啟代之嶺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
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為犬傍無骹尊若
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嶺之撫
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祜管
朝政多所進拔為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
始亮未為吏部郎時以祜帝之內弟故深友祜祜為之

延譽益為帝所器重至是與祜情好攜薄祜昵之如初
及祜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弗能止外
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為能
後為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
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
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鐘
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暉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
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

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
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齋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為首
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袞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
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
去霸府開以為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
讓乃為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
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
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

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
削爵廢為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
績起曰司徒謝朐徒負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
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
卿可更餘言績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
績妄陳褒貶請免績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
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諡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蒼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劼

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廡
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廡即聚眾應之以女為貞烈
將軍以女人為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廡罷兵廡起兵之
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
劉牢之擊廡廡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
年十三在軍中與廡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襟
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
我以杖捶華數十眾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

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遊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
才用乃發廩喪使華制服闕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
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為州主簿後為別駕歷職著稱
文帝鎮江陵為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
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
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
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
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為

華所糾劾坐被徵華代為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
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
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
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
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
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
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
曰卿復欲為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

為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為文帝鎮西諮議
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為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
先為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隣
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有甯子與華竝有富貴
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搆之於文帝甯子嘗東歸至
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泊
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

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為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諡曰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

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憚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獐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憚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為名立以為嗣琨少謹篤為從伯司徒謚所愛宋武帝初為桓脩參軍脩待帝厚後帝以事計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為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晉世諸

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
同生為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
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為吏部郎吏曹
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兩
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
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任者常
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
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

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為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為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初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焉琨後出為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穌議社稷各一神琨案舊糾駁不

為屈時蘇見寵朝廷歎琨強正明帝臨崩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為冠軍順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噓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

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
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
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
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為輕薄所笑大明中
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為度支尚書
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
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
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為設樂邀琨琨不往中

領軍劉劭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
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為中領
軍元嘉有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勳不及也近聞加侍中
已為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直
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
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内外有求琨手自
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櫛左右欲
營辨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櫛在匣中不須更作檢

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
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
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游未
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
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訓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
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
宗之美也即以為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

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
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
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
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
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
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
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
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即位以蔡

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
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
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
不同謂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
用食為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蒨玉司徒謚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
帝受命為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即
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

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
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
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勢不
交游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常云菡玉亦是玉卮無
當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竝執重權
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
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
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為本刀筆幹練者多

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為自
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
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
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為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
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
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
右扶郎還齋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
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腳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

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從孫真為後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謚之長兄位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為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

以景文繼智幼為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為一時推謝
表榮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歆亦復可觀
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
矣榮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
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
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
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
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

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
元凶以為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
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
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
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顛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
為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
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
毛法因捕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為尚

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
憂起為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為江州刺史
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為尚
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
為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己景文與上
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
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
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竝

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
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
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
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
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
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
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徒為中書
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

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
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竝小上猶為
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
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
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
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
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
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

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疑今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僮竝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為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虛心受榮有而不為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水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

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
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
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為教者每
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
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
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絳數死於溝瀆困於途路者天地
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

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為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
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
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
而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
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為之
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
之謂為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主語人云
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

種留而遇禍今主長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
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
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
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上既有疾而諸
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為江
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
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
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

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
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
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
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
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
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
者為我百口計乃墨啟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
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諡曰懿長子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祕書丞先景文卒諡曰恭世子絢弟績

績字叔素弱冠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績襲其本爵為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為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

為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遜績為長史呈遜牒高帝笑曰
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
獄欲殺之縣令孔逵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為有司奏坐
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
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
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
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
績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為太子中庶子

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
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
左戶尚書廷尉續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儁子克
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
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候王僧辯
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
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
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

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蘊字彥深或兄子也父措太中大夫措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莅竝貪縱後為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為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

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
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
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
議用蘊為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
事敗斬於秣陵市

真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真繼從
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真諸兄出
身諸王國常侍而真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

情款稍異常撫魚背曰阿奴始免寒士魚少而強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魚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帝以魚宋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魚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為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魚為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魚答曰柳世隆

有勲望恐不宜在真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真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真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為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真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真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兵收真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真子彪凶愚頗干時政時人咸切齒時

文顯以漆匣匣箠篋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既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與女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隳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從叡又曰宜遣典籤間道送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啓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為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叡請先驅蝼蟻又不從與門生鄭羽叩頭啓

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
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
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黃瑤起
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奐聞兵入禮佛未
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奐長子太子
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
宥琛弟肅秉竝奔魏後得黃瑤起蠻食之弟佃女為長
沙王晃妃以男女竝長又且出繼持不離絕奐既誅故

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為真參軍躬為殯斂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真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真誅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秘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羣

臣曰朕為有為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
監丹陽尹卒諡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
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竝知名長
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
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第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
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賤人不
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

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叔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
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三為國子生十四舉清
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
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
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
為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
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

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

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清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諡貞子錫第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為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為太子中庶

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諡曰恭子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為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為尚書右僕射陳武帝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為左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吏扶竝如故未拜卒諡曰成弟勳

勳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為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勳將隨之

蕃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勸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
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
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勸隨例
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咸
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
東王為廣州刺史乃以勸為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
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勸行州
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勸獨以清白著聞

入為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
時兵飢之後郡中彫弊勸為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為
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
蕭循入援以勸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為中
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竝
如故及蕭勃平以勸為廣州刺史未行改為衡州刺史
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勸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太
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勸為晉陵太

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勩政德詔許之徵
為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諡曰溫子
勩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
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
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為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
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
魏平荊州侯瑱鎮益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于留異

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
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
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為五兵尚書宣帝輔
政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為都官尚書卒
諡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
侯位丹陽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為相國戶曹屬掌管記
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為太

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剋荊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以其女為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先祿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妳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諡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

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停殺
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
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蓋亦
得其時焉奉光奉叔竝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斯
為優矣瑩印章六毀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
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
戚與袁粲羣公方驂竝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

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真。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胤。嗣。克。
昌。特。鍾。門。慶。美。矣。

南史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四千七百五十四

史部

南史卷二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四

王裕之

孫秀之

延之子綸之

延之

曾孫峻

阮韜

峻子琮

王鎮之

弟弘之

晏從弟思遠

弘之孫晏

王韶之

王悅之

王准之

曾孫清

清子猛

准之從弟遠之

珪之

族子素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廙之曾孫司州刺史胡之
之孫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字興元晉
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
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
玄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
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
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為南平太守去
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為

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

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

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

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祇奉既

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

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

三年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

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

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治亭餞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諡文貞公敬弘

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八勢所居舍亭

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

問為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

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襪飾以朱粉女適

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

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

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

於他室上將為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

之息子恢之被召為祕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竝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諡

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為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為兩府外兵參軍後為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為豫章王疑驃騎長史疑於荊州立學以

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為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後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為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

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為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諡曰簡子

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即敕材官為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

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先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竝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先祿大夫裕玄孫

也為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鞞曰
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彧
謝莊為一雙鞞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師
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
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
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
詠而已後為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子
子綸之字元章為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

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為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為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書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為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為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竝方嚴皆剋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瀹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

豈有全理以憂卒

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為桂陽內史梁天監初為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為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為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為國子生尚

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為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
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
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從祖
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為剡上虞
令竝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為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
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
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為所排

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
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為子標之求
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為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
為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為建威將軍平越
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
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
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為
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

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

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為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竝貴重之仕晉為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為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為

吏部尚書奏弘之為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為
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
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
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
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
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
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竝相欽重
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

適竝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
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
同義唐亦激貪厲競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
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其子
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
况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
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
孝武末為吳興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

被宥終於中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為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戶尚書太常出為湘州刺史無政績後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弟普曜位秘書監普曜子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為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晉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為長史與晏相

遇府轉鎮西板晏為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益城
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
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建
元初為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
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即位為長史兼侍中意任如
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為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
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為丹陽
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

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為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為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為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為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某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

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湛兄弟握兵權
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湛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
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嘗言晏怯今定如何
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
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為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篤於
親舊為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維新言論常非武帝故
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
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

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為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為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

未重又與上素疎中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
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竝用周旋門
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
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粲與晏子
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雋陳世
範等采巫覡言啓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
雋等言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
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

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儻言益見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竝令收付廷尉晏之為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地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又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

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亦篤舊後拜廣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

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
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奠手植松栢與廬江何昌
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
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筭總訪求素對傾家送
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
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接思遠求出為
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
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

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暉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為吳郡除思遠為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賊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竝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為尚書令不欲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

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
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
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
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
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竝用門生帝外迹甚
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
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
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

謂江柘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
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
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
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
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
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
論從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
晏思遠遷為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

常謚曰貞子思遠與顧嵩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為烏程令韶之因居縣

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

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

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遷尚

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

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住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

羊徽相代在職義興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

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

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

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制謬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竝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為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為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為良守徵為祠

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為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為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

泰始中為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
以為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
署時承奢恣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
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
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度瓜
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
書令祖臨之父納之竝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

朝儀自是家世相傳竝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
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為
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
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
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
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
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能免官武帝受命拜
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

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為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

素情悃急不為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輿之征虜主簿輿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先祿大夫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壻杜龕龕告難於清引

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
歐陽頎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
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于會稽遂免及長勤學
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
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太
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參
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

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

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徒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

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

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

範施文慶等竝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

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

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靖

送建業進爵為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

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竝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藁不食歎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

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略猛母妻子先留建業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物一千段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揚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

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謚曰成納之弟瓌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瓌之子遂之

遂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遂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遂之難儉十一條更撰

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年遂之先上表立學轉
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
夫加給事中遂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
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
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啓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
閣

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遂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晉光祿
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竝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

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
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螭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
甚醜素乃為螭賦以自况卒年五十四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
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惟
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
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
所謀乎

南史卷二十四

南史卷二十四考證

王延之傳即敕材官為起三間齋屋○材監本誤校今
从各本改

王鎮之傳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孫監本誤祖今
訂正

王思遠傳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寓監
本訛寓今改正

南史卷二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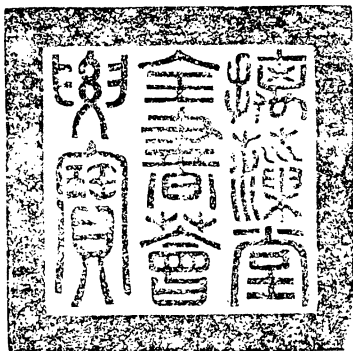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十三第七頁前七行我昔從東度為吳
興按毛本東度作東交

第十八頁前六行傾動內外刊本傾訛領據毛本
改

卷二十四第十三頁前八行夜還晏醉刊本醉訛
辭據毛本改

第十三頁後一行未幾而敗刊本敗訛散據毛本
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福清

謄錄舉人 臣 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五十五

史部

南史卷二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五

王懿

到彥之

孫撫

撫子沆

沆從兄溉

垣護之

弟子崇祖

崇祖從兄榮祖

榮祖從父閔

閔弟子曇深

張興世

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

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

德少沉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

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

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

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

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

而暴雨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

德衣因度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度河至滑臺復

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
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
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
皆以字行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
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為不義不
為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
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
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

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剋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為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眾議並欲

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
建大功威震六合祚寇豕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
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
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
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
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
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
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

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諸軍進屯

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
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以自立
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
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
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
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為徐
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
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

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子正循嗣為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為征北
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
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
昇明中為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
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
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

陵臨川武烈王道規剋桓弘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為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為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為侯

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為士庶所懷及文帝入
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
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
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邁之望也會雍州刺
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即以彥之
為雍州上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
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
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

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

沖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
杜驥奔走尹沖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水將合
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
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寶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
藏為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充
州刺史竺靈秀奔軍伏誅明年夏起為護軍九年復封
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戶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
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

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撫

撫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撫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戶郎中擢為太子洗馬撫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撫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撫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撫由是更以貶素自立

明帝崩弟竇讓封還撫朝議許之弟遁元微中為南海
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
朝廷遁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
壘啟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撫懼詣齊高
帝謝即板撫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武帝即
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撫同從宋明帝射雉
郊野渴倦撫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撫家
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車駕

幸丹陽郡宴飲搗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棕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為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為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槓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為左丞庾杲之所紕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搗問訊不脩部下敬為有司舉免官後為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沈嗣

沆字茂瀝幼聰敏五歲時父攜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為征虜主簿東宮建以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沆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相代

為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沉為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

溉字茂灌撫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攜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

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

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

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

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

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

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為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

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

日溉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

廉夫貧還為太子中舍人既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

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無

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

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勅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

汝師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

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間方四尺毀瘠過

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

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

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件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溉左遷光祿大夫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為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

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
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為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
山池有奇礪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
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
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
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
謂到公石也溉奕棊入第六品常與朱异常黠於御坐
校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

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為僕射人為之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

曰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冢窆斂竟便葬不須擇日
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
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
廷多事遂無贈諡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鏡字圓照
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為
詩婉有辭况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漑卒鏡子
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
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

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
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
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
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
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溉弟洽

洽字茂公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
玄保以為外氏洽年十八為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
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為

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洽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沈溉遲曰正情過於沈文章不減溉如此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為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沈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勅使抄甲

部書為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為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勅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為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為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

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
別也出為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洽美容質善言
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
子仲舉

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為長城令政
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
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
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

內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仲舉為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為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宣帝

受遺為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
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
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為貞毅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
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
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
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
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

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帝甥獲免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也族姓豪強石季龍時自略陽徙鄴祖敬仕苻氏為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為尚書苗為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為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為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初為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

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
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
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
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鑠三重斷河以絕護
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鑠以長柯斧
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麋溝城還
為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
十年文帝崩還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為

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眾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龐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大明二年徵為右衛將軍還於道聞竟

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莅多聚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為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侯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弒逆嗣輔國將軍張東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東詢之規殺之慮東不同東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東色動詢之覺之即共

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還往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時孝武已即位以為積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胸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為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胸山既受都督祇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

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為黃
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見親參豫密謀
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即以家口託皇甫
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名崇祖還
都及齊高帝新踐阼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為辭以為軍
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為捍徙為豫州刺史監豫司
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
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

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眾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啟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

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
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
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
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
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即位為五兵尚書領
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
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
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

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搆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為殯時人以比樂布恭叔譙國人崇祖為豫州聞其才義辟為主簿無掌書翰高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啟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興元勲劉劭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甚有義理事

雖不從優詔見答後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
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

榮祖字華先榮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
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
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
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為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
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
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嘗勸我危

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即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

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

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

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

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

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

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為安都

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齊高

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
送榮祖詣僕射褚彥回除東海太守彥回謂曰蕭公稱
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
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
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
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
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
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

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門欲害帝帝嘗以書

案下安鼻為楯以鐵為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

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

取奴尋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

佐命勲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為尋陽相南新蔡太守

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

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

為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

廸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啟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卒從弟歷生亦為驍將位太子右率性苛暴與始安王遙光同反伏誅

閔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閔為宋孝武帝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閔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菹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為富人明帝初以為司

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為益州刺史蜀還

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

及閔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資財

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賕時人謂

閔被賕刺史歷度支尚書衛尉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

為子晃求閔女閔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

不能歡即以晃婚王佺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

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

字也及高帝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愷伯襲爵愷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為武帝所重以為直閭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為益州刺史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啓之又輒遣蕭寅代愷伯為郡愷伯亦別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乃敕愷伯解郡還為寅軍所躡束手受害

閔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閔為交州閔弟閱又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閱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

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
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
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
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
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
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
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讓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
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

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南賊屯在鵠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

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
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
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汧流而上旋復回
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防賊帥劉胡聞興
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
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
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
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

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顛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為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過其糧道賊衆漸飢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疾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

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咸撤而行子欣泰

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

馬無力牽弓彥回甚異之歷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
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
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為安成郡欣泰
悉封餘財以待之齊建元初為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
泰早款遇及即位以為直閤將軍後為武陵內史坐贓
私殺人被糾見原還復為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
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
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

從駕出新林敕欣泰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
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啓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
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為鎮軍南
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
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
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
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江津尹略等見殺事平欣泰徙
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重

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啟之武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即位為領軍長史遷詔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荅建武二年魏圍鍾離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

之亦援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
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為永陽太守永
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
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為雍州刺史欣泰
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
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
運等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
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

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坐斫元嗣頭墜果
棊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踰
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
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
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
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關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
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
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

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闕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為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為痛哉興世鵠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

徒然也

南史卷二十五

南史卷二十五考證

到彥之傳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佷山縣屬武陵郡
垣閎傳羽林監曇深者閎之子也○閎監本作閎查上
文云閎弟子曇深又云閎弟閎今改从閎本

張欣泰傳欣泰通涉雅俗交接多是名素○素監本誤
哀今从南本

後屋瓦墜傷額○屋瓦監本作瓦屋今改从齊書

南史卷二十五考證